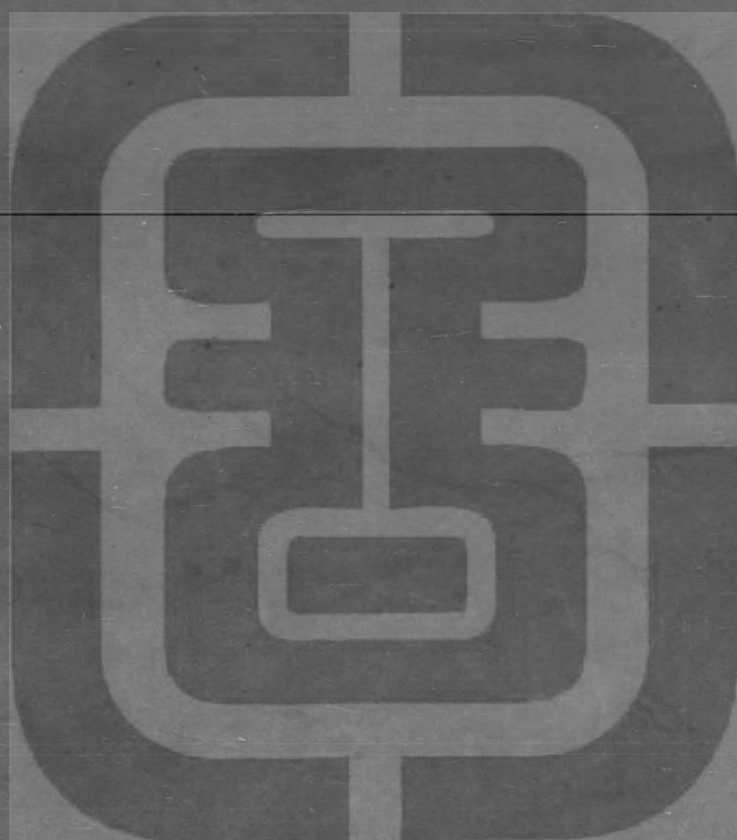


明世學山

絲



后渠庸書一卷

洹野崔銑子鍾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蕨則以為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而為奇珍之以為真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

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晚乎亂而親賢不亦茫乎易曰緇有衣袽既緇而猶有袽恐或匱也寒其遠諸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莫踰於坐臥坐久思立臥久思興故易窮則變變則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緇有衣袽美帛曰緇敝絮曰袽緇轉為袽衰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魏徵而貞觀怠矣疏宋璟而天寶兆矣夫治與亂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推其亂易曰緇有衣袽言勿以新繒而棄舊袽也奚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夷狄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翼而逃去者鮮矣夫聲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幾於元乎因益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

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魄離者何居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焉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裁之在人若曰夫子截其冬而首春則弑君變古者何以易其文也

耶律晉卿之諫弑許平仲之興學劉慶吉之不仕夷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温之

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僭也商頌存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真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明盛之義也一曰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未必使之爲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學山 廣雅釋義卷 三 引號
大賞數世斯亂矣大獄興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有
事獄廣逮則濫及者衆樂禍惴民不亾奚恃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為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
數以疏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已恕人非
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
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達斯義也
其未然乎

河圖洛書之文緯書載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
之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
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詳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

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恠者與不可通於易
也已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
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辨得理深者存
乎思得理實者存乎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
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

事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
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
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
之失紛弱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答曰古人以盡倫為樂瞽
叟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
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為侶斯後人之衍言
毋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宜答曰蓍者
策也非指在地之草蓍龜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天

生百物聖人相宜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為書鑄
金成鼎截竹作律取蒿為蓍天地一闢廢物露生則
蓍已出矣至今與廢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監司患兵政之廢問於崔子答曰毋以政為慮必也
擇人乎今世胄之子豢養而不學惟其豢也故專賄
惟其不學也故迷稍有異者不便於僚胥相陷以訟
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誣乃白故署如傳舍篆如驛符
旬更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掄其才次定其
任誨其不及而需其成宥其小失而絕其罔任專而
人息奮時久而務益諳其少有濟乎

學山
友人有一倅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
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脩容治度齊其外
也審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辨詞考
迹驗其真也歛束含蓄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
溫斷則審

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欲其簡不欲
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李而責民從則民疑怠
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焉未調不
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行而僻止者化也同
令而行興者孚也是故化無刑孚無令

卷止

陰陽管見一卷

柏齋何塘粹夫

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
有知陰無知陽有形陰無形陽無體以陰為體陰無
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
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
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天為陽地為陰火為陽水為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
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
然終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
而為風地變而為山火變而為雷水變而為澤雨雪

霜露皆澤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
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
何以明之日為火之精月為水之精日近則為溫為
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為涼為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
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為溫暑天雖有水而
不能寒涼故日其盛各有在也

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為靜乎曰流非水之
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
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為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
為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為寒寒甚則冰非有待於

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為之靜也昭昭矣

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
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形定
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
麗于天而不為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
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
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于天者也天行有常故
日月星辰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
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
者小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知此則謂天有定形

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為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為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為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于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餘蘊乎

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為動地專為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為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不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

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為陽地為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為天坤陰物也其象為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

學山
陰陽
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
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剛柔
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

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
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
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
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
無愚智皆知之乃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
火雖渾然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
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渾而無別愚竊以

為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
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
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
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
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
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金可乎或曰
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天道流行釋
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
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為太極之全體而地

為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為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即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謂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為神陰為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亦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為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

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為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為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于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為天所變雷為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息則得之矣火為風石為雷土為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為天而為日離不為日而為星坤反為水坎反為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乃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為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為陰乾變其初九為初六則為巽故謂風為天之變蓋天下交于陰也坤變其六三為九三則為艮故謂山為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為六三則為震火為陰伏則奮擊而為雷故謂雷為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為初九則為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為澤故謂澤為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為陽可不行於地之

分坎為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易其佳易耶若以兌為巽以巽為兌則陰陽之分尤為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



以伏羲之橫圖豎起觀之則造化在目中矣此易之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一卷止下

海鹽庠生倪夢圭助梓



蝟笑偶言一卷

莆陽省齋鄭瑗仲璧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反不見信於其君叔子不魴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於其母讒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恠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亂子無傲虐能來重繹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不靈可畏哉

表紹誅宦官無鬚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鬚多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己者趙高指鹿為馬陰中其異己者宋溫指大柳空車轂

反撲殺其佞已者蓋各繫其逢也

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為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為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嬪人者不遑其至親所為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

繭蠶出也而蠶非繭則不能藏身以形化網蛛出也而蛛非網則不能憑虛以覓食嗟乎依憑其軀者乃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叔孫通為秦二世博士以巧言而諛見賞而卒為漢儒宗孔穎達為王世克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為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也而世儒宗焉此二代所以無真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蟻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則夫萋斐之成貝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恠其然哉

二代無真儒其然豈其然乎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氏之
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
之法如此

以兆民為兆人以致治為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
以揖讓為揖遜以諄典為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
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
迂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
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唐書表宰相世系

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它乎

陳琳為袁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
駱賓王為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
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
豈偶然哉

季羔避難而闔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
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詒之得人之與
失人何啻千里

食祿宜卻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
不為傷廉陳戴受生鵝不為不義去國非為飲食也

而有時乎為飲食故魯膳不至而孔子行楚醴不設而穆生去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獎其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啓關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陽球刺客不殺蔡中郎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盜賊無義士乎

劉禪既為安樂公而侍燕喜笑無蜀技之感司馬昭哂其無情李煜既為違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思馬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誰古人所以賢死社稷也

狄仁傑含垢忍耻於偽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迂迹於偽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論者猶咕咕動其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為哉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翳桑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

學山
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斲羊斟而因之喪師鄭
靈解龜獨斲子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中山君曰吾
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
與招怨豈在大哉

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王不
王李雲之言帝不諦其義一也而雲獨以是賈奇禍
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

陳竇謀誅宦官惟其辛螫而漢鼎隨移訓注謀誅宦
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鼯稷狐熏灌之難如此
履霜戒趾之戒可不慎乎

紹葑朱國春助梓

儼山纂錄一卷

上海陸深子淵

域中輿地東西九十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
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東西九千五百十
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行者
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墾威茂松潘約有千里蓋
萬里餘矣成都萬里橋蓋自長安迂道言之指南北
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鴈門予行蓋五千里餘云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
舜時以冀州為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
北能幾何邪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

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于六十極短于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于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于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于陰陽之消長也

本朝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一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有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

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十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隨時用兵不與焉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

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詩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于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按黃鍾為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纍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真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禮樂

之本也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于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

卑入地故恒煖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而極寒道家謂之罡風莊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寶告成皆在寒涼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為雨雪是也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其所以為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二也長城三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電為光於同雲之際皆非也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迸而成形者電也故日中之烏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

非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於
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
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
干最爲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
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
窺測陰陽之際者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
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
射者予未敢信以爲然

卷完

經世要談一卷

晉安少谷鄭善夫繼之

應迹以委順為主然必明於人情物理然後能委順
可以接人處事無事理之障矣委者除事障也事障
只是情欲順者除理障也理障只是意必有生皆爲
物所引故當委之有身又安得無事故又當順之委
而順之則雖應物實未嘗有物也委順必先於明理
脩身必先於格物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委順也
動若水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行止無心也靜若鏡
者物來則照物去則虛空洞無物也應若響者大扣
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也若鏡無意也若水無必

無固也若響無我也
靜坐養元神元是吾儒底事世儒槩闕為仙釋却去
作下半截工夫虛勞一生却無箇着落識者又欲假
仙釋靜養來立脚而後去反到吾儒上豈是道理
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蛙蜩但知有糞丸堅不
肯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入意即
喜小小拂意即怒小小利害即生恐懼皆習氣也
人只有自愛之私便自天地閉塞賢人隱有氣節者
便自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自愛其事業有技能者
便自愛其技能有文學者便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

小了人莫不自愛不知自愛反是自害人但能看此
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底意思則凡
氣節事業技能文學見之猶筍筍耳是之謂大愛其
身

人只是不曾存得真心真心無一毫氣質才惹氣質
便是私意私意潛伏在內人多不自覺只說我能去
私去蔽一旦心不存便依舊發出來如人戒酒不真
知酒之決能殺己纔戒一番它日不覺牽迷將去
周江郎云無為名尸勘破幻妄也無為謀府無息也
無為事任無為也無為知主無知也然須定得性了

方行得四者不然實行不去莊子曰吾以無為為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顛曰衆人而不息不為則天
下之理幾乎息矣應事接物只是一箇情字為累若
無情則無累矣故曰聖人無情

吾輩學問賢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
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
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為吾一
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今人才向學便分
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

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
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
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
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
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
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
十為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
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却是獨到之學

謝顯道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

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出浹背
 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
 定行看過不差一字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
 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此項意思極難分別此便是
 王霸之分
 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耻其民不為堯舜之民必有
 是志方做得光大事業孔子謂管仲器小管仲功非
 不高為其元無是志故所就只如此耳行義達道古
 人多不如志寧甘死蓬蒿而不悔者謂何須要識得
 此義

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即是自絕誰敢語以至
 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已下問者實大難得

防身當若禦虜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
 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
 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正德十六年朝中諸君子諫南巡罰跪五日燕山衛
 都指揮張雲托以黑帝語欲而朝廷云南巡決有禍
 文臣忠諫不宜加罰時權奸朱寧逮之使不得前遂
 刺胸以死諫竟係之獄論重辟不協有 旨杖八十
 邊方編管杖畢猶強步出東長安仆死 朝廷亦竟

學山
以南巡大行如其所托云於乎今日權奸何在張雲
赫赫有生氣矣

自古刺史鎮臣得自辟其叅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
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
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遺
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肴
古意落盡矣

君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
舊習一處消百處消卽致曲一處得百處可得
學道是意誠意誠如救頭豈以喧擾中止 卷完

海樵子一卷

澶淵端溪王崇慶

積誠苦行莫大乎志人而不為積誠苦行難乎其言
學矣氣必其聚則作事可力也志必其剛則入道可
久也學必其不雜則歸宿可終也
古之君子處己以道而愛人以禮處己以道故其心
公愛人以禮故其情厚後之君子才高而地顯則凌
忽當世忌賢而藏怨則厭棄故舊所謂心公而情厚
鮮矣嗚呼其諸古今之大較乎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是故渡江之擊
楫陽門之弔卒睢陽之哭像其諸知此道與

夫陽不固不施陰不克不化易所謂萬物化醇
我觀大道功利傷之吾舍學何因是故學外性情非
道也古教其衰矣

或問咸陽三月之火其焚書之烈乎曰是或一道也
然而無窮之戒可鑒也已

夫允執厥中堯授舜也執中無權孟子戒子莫也大
哉中乎權在矣夫論中以權自孟子始也

朝陽出而清明其一日之開關乎夕陽沉而晦幽其
一日之混沌乎故一日者一元之象也十二時者十
二會之象也朝夕者古今之象也

千百年必有大人興故大人之相契常間世而至道
相傳必神會

海樵子閒居而嘆門人請焉曰吾願華夷之相率使
兵革藏矣吾願君子薦君子使讒夫往矣吾願男女
安厥室使古教彰矣吾願生民保厥性命使年穀昌
矣吾願人人而向道使周公仲尼之志莫之荒矣
大君有為而紀綱出於一相臣無我而天下忘其化
是為君相合德古之極也

氣之所至物必生焉是故知上帝好生仁者見之為
仁心王者見之為仁政

志寧於虛故君子以靜致學道集於實故君子以誠
心御物

君子之精神命脉存乎言考言而責實存乎德故言
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偽也夫德偽而言傳者鮮矣是
故君子慎言先慎其德

帝王以扶持綱持為主以奠安生民為急以講明心
學為要

陰陽莫大乎氣氣莫大乎燮理人知聖人之燮理不
知天地未嘗不自燮理也是故氣之幽昧得日月而
始照氣之鬱結得雷霆而始破氣之枯槁得雨露而

始潤氣之滿盈得霜雪而始斂誰謂天地不自燮理
乎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
死生存乎醫天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
後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真謂是也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遠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寡
欲以克氣克氣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天
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常存不滅者道也士不聞道以斯滅矣苟聞道則我
亦道也我亦道則安可滅也此仲尼所謂朝聞夕死

之可者也

人之精力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性而弘

沸湯以釜其氣勃然是孰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者可以猛而省矣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二腎故雷地曰復精腎曰命門

聖人視於無形然後知人之累於有形也聽於無聲然後知人之累於有聲也非天下之聰明其孰能與於此

若昔唐虞道見乎揖遜厥後殷周道見乎放伐春炆戰國道見乎著述道豈殊乎哉人豈異乎哉時則然也故君子學道以中會中以時

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會機露則物得以探其蘊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括囊無悔

天道晝夜而光明其陽之所為乎是故晝之日夜之星未始昧也惟人心亦然晝爾事事夜爾夢夢而謂其獨昧可哉是故乾之九三不獨終日而又繼之以夕豈亦合晝夜而一之者邪噫君子之體道至矣

卷之二 火虎

儒將之用兵能以少擊衆能以靜使動能以志喻人
故少可擊衆則冗食無益矣靜可使動則機會無失
矣志可喻人則緩急無虞矣故相臣莫先於論將矣
儒將不世出故奇功不世聞是故有張良之楚歌則
項羽之竟自禡有諸葛之雲鳥則南人之反自定夫
變不出於常惟知常故能達變奇不離乎正惟守正
故能設奇握造化而行鬼神非儒將其孰能與於此

海樵子卷完

外春秋

客問一卷

五嶽山人黃省曾

客曰海水熬鹽必火以成常也而解州之池則風以
結之何也予曰熬鹽者火也而解池在終南之陽必
南風乃結南者火方風者火氣風亦火也風自火出
風與火一也風結之者猶火成之也故滷赤者火質
也北有巫咸之水入則不結者水剋火也

客曰人貌之竅鼻與耳目則二口與二陰則一者何
也予曰嘗聞之杜生云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泰之六
畫上三皆偶下三皆奇人之鼻也耳也目也三竅亦
皆偶口也前陰也後孔也三竅亦皆奇陰陽交而為

人也。泰之象也。然上竅雖偶而其位則陽故常輕清。鼻以納氣者輕清也。耳以納聲目以納色位愈上而愈清也。下竅雖奇而其位則陰故常重濁。口以納飲食者重濁也。前陰出溲後孔出糞位愈下而愈濁也。五臟地也。其位在上。六腑天也。其位在下。亦天地交泰之驗也。

客曰雲氣風角何預人而占之乎。曰雲氣風角生於人之聚也。人之聚也其氣必盛橫出而成風。上泄而為雲。皆人聚氣為之也。故聽音墜色知吉凶也。師曠吹律而謂南風不競。此以音占風也。常曰五雲之下

必有賢人聚賢人者備具五行之和德故聚而見為五雲也。兵事以五色射勝負者下有是形上有是影毫髮弗爽也。

客曰月星借日為光之說信乎。曰此說虛也。天之有日月猶人之有兩目也。目不相假以為光。月其假日之光乎。客曰日月相射故墜而盈參差而缺合而晦。空有假也。曰子未仰之天耶。日之西沉也。東極之星不與日射日之東上也。西極之星不與日射而皆有光焉。知星不因射而自有光則知月不因射而亦有光也。日月與星皆陰之精各有光也。客曰然則月

之虧盈也何居曰此氣之消息也聖人謂之生明死
魄自生自死非有所假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此虧盈之義也

客曰人心之關於治亂者何也予曰懽娛者春生之
氣天下人心懽娛積併則春生之氣應焉故太平而
禮樂興怨憤者秋殺之氣天下人心怨憤積併則秋
殺之氣應焉故沸亂而戎戈起實理之驗非矯說也
故聖帝明王煦育蒼生富壽康寧各滿願欲常使其
懽娛悅樂者所以杜爭鬪之源也

客曰祥異之生其各召諸人乎曰然天人之氣日相

通達而無間者也和以興瑞戾以致災人感天也寒
涼悽涼露朝暘露天感人也人有此情天有此應人
者形聲也天者形聲也動之而隨不可離焉者也世
人言咎徵者生於天而無關於人者乃曲學阿世諂
媚斗筭之人也

客曰弗弗者謂其謀不行於賢者何也曰此天定也
眷顧猶存者謂其善誠申培既去在哲聖而多迷
譬之溟列已成風陽不展炎燥播煽勺水何庸謀之
不戒則具是象謀之克戒則具是違天奪其衷莫之
救矣

客曰今之世利以為俗矣其流奈何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百物天地迺天下之人皆攜取而公焉者非可得而專之專之則禍害臻而不救矣是故周厲以榮夷流仇由以大鍾亾虞君以垂壁擒

客曰今之養于校而舉之者其足以寄之天下國家歟曰予觀之矣今之人也操觚以試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息富其家者也以若人也而理之民猶招虎而授之肉也不其殆歟國初之用人也惟其才賢而已不限以方也有澤乎民者雖草萊公卿矣有病乎民

者雖科選斧鉞矣百官也者所以為民而建之者也故當以民之好惡用舍之可也非曰科進者始可用也

客曰古者賢聖之君相遇合而有為也其相感於一時否乎曰神之相感也素矣湯息治於亳伊尹息治於莘高宗息治於諒陰傅說息治於巖下文王息治於岐宮太公息治於滋泉其積心之篤默會而冥符矣是以遇合而有為也故君相之遇合其在息治積心之時乎

客曰今之天下奚其尚曰富貴淫樂焉爾觀天下之

所尚也必也市乎今之市也玩寶盈篋珠翠盈囊繡
綺盈軸色艷盈室絃竹盈架珍錯盈列皆富饗淫樂
之具也所以趨天下之尚者也觀天下之尚而可以
知天下矣

客曰衰末之世而聖賢出焉何也曰聖人者天地之
紀也所以守生生之大德以待王者之興者也故頻
殆之世必有聖人焉覆亡之朝而有箕子弒僭之國
而有仲尼戰奪之代而有孟軻不然則生生之機其
息矣乎

客曰治天下者皆尚損益更化以善治也則如之何

曰治天下殆博奕然若奕局勢壞焉不更其局變其
勢而終其奕卒之敗焉爾矣雖有奕秋者不能及壞
而勝也若聖賢之仕也非理殘奕者也必更其局變
其勢而仕焉者也故夏商之殘奕伊呂不爲也東周
之殘奕尼軻不爲也非不欲爲也不可爲也

客問一卷止

學山 卷一 五 收虎

學山
卷一
五
小

擬詩外傳一卷
五嶽山人黃省曾勉之
黃子閒居慘然抱憂世之懷寐而息焉寤而嘆焉篋
牀衽席而不安也絃歌觴御而不樂也或解之曰昔
者有言自身以上至于荒茫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
窮爾滔矣以斯須之壽而憂天下之大猶憂河水之
少泣而益之也龜千歲蟬蛸不過三日以蟬蛸而爲
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
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黃子曰噫此養已生者之
說也非濟萬生者之說也天無憂不生聖人聖人者
所以憂萬生而終身焉以副天之寄者也周公不憂

擬詩外傳一卷
五嶽山人黃省曾勉之
黃子閒居慘然抱憂世之懷寐而息焉寤而嘆焉篋
牀衽席而不安也絃歌觴御而不樂也或解之曰昔
者有言自身以上至于荒茫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
窮爾滔矣以斯須之壽而憂天下之大猶憂河水之
少泣而益之也龜千歲蟬蛸不過三日以蟬蛸而爲
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
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黃子曰噫此養已生者之
說也非濟萬生者之說也天無憂不生聖人聖人者
所以憂萬生而終身焉以副天之寄者也周公不憂

學山
擬詩外傳一卷
一
虎

不坐且孔子不憂不周轍孟軻不憂不歷說憂天下者聖賢之職也使聖賢而無憂也又誰憂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治可亂乎曰如鼎載水厝之薪焉斯沸矣亂可治乎曰如釜載湯參之水焉斯平矣民之心也平斯治沸斯亂致之在人不曰致之在人而委諸天者非也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闕貴平其心也
魚以水活王者以民活魚失水而恃濡沫以求活也何異夫君失民而守卿相以求活也不可矣卿相者君之濡沫也民者君之水也故王者有擇卿無擇

民有易相無易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古昔以來一土已爾堯曰唐矣舜曰虞矣禹曰夏矣湯曰商矣武曰周矣故曰皇王無恒土土者傳館也皇王者旅客也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長育其民而已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玉此之謂也

相天下者古之人以天下為家後之人各以其家為家以天下為家者富藏於天下者也以其家為家者富藏於一家者也嗚呼天下固一家亦固天下傾一家亦傾愚者私之智者公之詩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于牢而肥者先烹是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也惟恐其不滿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滿而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言好滿必凶也古盛之世言在都俞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陞其次言在疏記其次言在歌謠其次言在林藪其次言在腹腸夫言而在於腹腸也亂亡可知矣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言在腹腸之謂也

太平之世士在公孤苟治之世士在僚屬傾危之世士在遊寄亂亡之世士在山谷詩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

墨臣罄民之財矣豪右罄民之土矣暴稅罄民之穀矣財罄則盜土罄則流穀罄則死故主民命者莫急於刑貪限田輕賦詩曰蒼天蒼天曷其有所

蒙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息華宮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宮黃金而已履民如塵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為淑子兄以此為良弟教之歆歆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夫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觀人之臣也可以占國矣大臣諛者國將亡小臣富者國將竭諫臣默者國將亂甲冑之臣淫者國將弱



原件短缺

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也
堯舜窮已裕民而任天下之責於身有憂無樂故聖賢辭讓生焉後世窮民裕已而委天下之責於人有樂無憂故奸雄竊奪生焉其為百官也亦然詩曰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掾此窮民裕已之謂也

清修玄澹治天下之器也故舜在畎畝說在版築窮而聖修皆泊乎無心於富賢者也故舉之而仁覆天下驕揚饗設天下之賊也自科目之求人也人操尺

管以競進皆狂然有心於富賢者也故舉之而禍貽天下嗟夫科目之賊民也非一日矣雖有特立之賢亦末如之何已詩曰曾是強禦曾是掾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此之謂也

蜂樓蟻蔽鳥實魚藻享各有分也而墨臣豪右之家皆綺鼎畫室以僭擬於王者必有神覆而鬼奪之者乎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巨室兼并勢門橫暴盜竊綺繡市販車馬凡此皆下民覩之則憤者也積憤成亂經世者憂之詩曰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天地自全其生德也而用以生物之生聖人自全其
生德也而息以生民之生故知生生者天地聖人之
柄也世之仕者不能生民之生而奪人之生以為生
也其悖天也甚矣詩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則市獮之
子遶為秀孝豪在之庸登之薦書汗摺之令舉之清途
亂紀之官布之近在滔天之罪轉之良吉不其神乎
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昌則民生
愈蹙民生愈蹙則天心必變而國禍斯成矣詩曰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

或曰仲尼皇皇六籍勤矣空言爾矣誰則行之何必
金口而木舌黃子曰聖人作經匪觀凡庶待王者也
匪傳須頃待萬世也萬世之下有王者興式而行之
仲尼之言不為徒矣是故聖人之經不必人之盡庸
也雖一言之行亦洙泗之澤也若彼江海不必人之
盡汲也雖一勺之挹亦江海之澤也若彼草木不必
人之盡餌也雖一品之方亦農岐之澤也詩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左之右之皆聖人之德也

夫形體者固朽弊消亡之物也壽與不壽其相去不
過數十歲爾是亦死也若夫德義之立與不立則相

去數千萬歲蟬蛸穿壤非可同日言也顏淵之時天下多百年之人矣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乎皆令德之謂也富人豐殖奄并其力足以為亂而害慶元元使之流亡其虐又以致亂常以一人而生二亂也小人奢淫貪媚其風足以導亂而茹拔姻婭布列有位其弊又以養亂亦以一人而生二亂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此之謂也民心形也天象影也人之言天變者皆曰天警之也然而凡天之變皆因民之心而發焉宣焉形而影之

者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告凶言影無政言形也

自公卿至於銅墨尊尊卑卑所握之法皆天子之權也故官職者殺人之具不可輕假之小人也進舉之科經術之士也而殺人者多矣而况於俊秀統禘之子乎而况於例蔭庸白之人乎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

可為痛哭流涕
長太息也

穀藝而獲才養而登者也穀未藝而求實於隴畝者穰莠而已矣才未養而采秀於庠序者庸鄙而足矣擇鳳於雞之群者必不得鳳也選麟於鹿之類者必

疑詩小學一

不得麟也何也未嘗養之也詩曰芄芃棫樸薪之類
之言文王之能預養賢才備官人也

夫求賢授官者貴其身之能賢而率化也苟授之尸
素則泥飾一守木刻一令可歟授之貪暴則南山之
虎東海之盜可歟授之淫汙則勾欄之伶國門之優
可歟授之暗儒術昧經濟匪博而通今者則市井之
丁學究之庸可歟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治天下國家者如負擔然力莫之勝而弗傾仆者鮮
矣然而小人之爲人臣者無有自察其短者也夫爲
人臣也而自察其短則不苟尸竊不苟尸竊則不效

忌嫉不效忌嫉則推讓賢俊推讓賢俊則國采不曠
而王工興矣惜乎鄙夫哉無有自察其短者也譬之
乳晨之妻孰不曰吾善絰饋也不肖之子孰不曰吾
克肯蠱也試以三公之爵而授之途之人焉則途之
人未有不以其才爲能者也何則三公之祿重姑冒
昧尸而爲之苟人不詰我之非才也斯已矣今之任
者不自能其三公之位者亦鮮矣若以匹雛之力而
冒萬鈞然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詩曰老馬反爲駒不
顧其後此之謂也

或曰惟德不朽者何也曰德者人之心也達四海通

萬世者也。故曰不朽。幹軒之日月非可恒攬也。臺榭之風雲非可久玩也。聲色之耳目非可永控也。途衢之車馬非可常擁也。不撫時樹之德而揚其聲名也。愚亦甚矣。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言賢及時脩善也。

天地聖賢皆以革化揅害為職。是故寒極矣而調之溫，煦暑極矣而調之清涼。日月以晦冥而觀照，雷霆以藏蟄而鼓動，雨露以燻槁而沾潤。故舜禹以洪水后稷以阻飢，湯武以桀紂孔子以亂臣賊子。孟軻以楊墨炎漢以暴秦而皇祖以豪右貪人。詩曰：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言繼。序者貴息而不忘也。明王之禮天下也，必得臣之死志而後可。將無死志，觀敵而解，相無死志，臨節而渝。諫臣無死志，逢事而默，守令無死志，履貨而黷。詩曰：之死矢靡它。言專心匪躬以事君也。

天下之民之貧富壽夭，賢賤也。其係於時代國法吏治矣乎。堯舜之時，聖賢賢桀紂之時，佞人賢。時代也。周之法，民富而壽。秦之法，民貧而折國法也。漢吏廉而民優裕。元吏貪而民匱竭。吏治也。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言所遭也。

人之為言知索盜矣而不知所以致盜者官方之虐
燬驅之也知窮民小盜以國法公罪之矣而不知貪
汙之大盜當有天刑以默治之也可不畏乎詩曰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

守令而招禮賢後者賢後守令也守令而股肱豪右
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瓜牙胥皂者胥皂守令也茲
有守令也其去也賢後惡之豪右涕之胥皂懷之尚
得謂之循良也乎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擬詩外傳卷完

